

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

十

元明抄本番十四紅樓夢

+

紅樓夢第九十二回

縱淫心宝蟾工設計

布疑陣宝玉妄談神

話說薛蝌正在狐疑忽听意外一咳嗽了一跳心中想道不是宝蟾定是金桂只不理他們看他們有什麼法兒所上草草又寂然無声自己也不敢吃那酒菜掩上房門剛要脫衣時只听见寫紙上微微一响薛蝌此時被宝蟾鬼混了一陣心中七上八下竟不知如何是好听見寫紙微响細看時又無動靜自己反倒疑心起來掩了帳坐在燈前呆呆的細想又把那菓子拿了魂翻弄覆去的細看猛回頭看見寫上的紙濕了一塊走過來觀看時冷不防外面往裡一吹把薛蝌唬了一大跳听得吱吱的笑聲薛蝌忙把燈吹滅了屏息而卧只听外面一個人說道三爺為什麼不喝酒吃菓子就睡了這句話仍是宝蟾的話音薛蝌只不作声又隔了兩句話時听得外面似有恨声道天下那裡有這樣沒造化的人薛蝌听了似是宝蟾又似是金桂的語音這纔知道他們原來是這番意思翻來覆去直到五更後纔睡着了剛到天明早有人來扣門薛蝌忙問是誰外面也不答名薛蝌只得起來開了門看時却是宝蟾攏着頭髮掩着帳穿了件金邊琵琶襟小緊身上面繫一條松花綠手帕的汗巾下面並無穿裙正露着石榴紅襯花夾褲一双新綾紅鞋原來宝蟾尚未梳洗恐怕人見起早來取傢伙薛蝌見他這樣打扮便走進來心中又是一動只得陪笑問這怎麼這麼早就起來了宝蟾把臉紅着並不答言只管把菓子折在一個碟子裡端着就走薛蝌見他這般知是昨晚的原故心裡想道這也罷了倒是他們惱了索性死了心省了來纏於是把心放下叫人盥水洗臉自己打坐在家裡靜坐兩天一則養心二則出去怕人找代原來和薛蝌好的那些人圍見薛家無人只有薛蝌辦事年紀又輕便生出許多歡喜之心也有想掉在裡頭做醜態兒的也有能做狀子認得兩個書辦要給他上下打點的甚至有叫他在內進錢的也有造作謠言恐嚇的種也不薛蝌見了這些人遠去的躲避又不敢面辭恐出意外之意面辭恐添出意外之意只好藏在家中听候轉詳不提且說金桂昨夜打發宝蟾送了些酒菜去探探薛蝌的消息宝蟾回來將薛蝌的事一一的說了金桂見事有些不大穩便怕白鬧一場反被宝蟾瞧不起要把兩三句話遮飾過去又攔不住這個人心裡倒沒了主意只是怔怔的

黛玉那知宝蟾也想以薛蝌雅以因家正要尋個路頭兒因怕金桂拿他所以不敢透漏今見金桂所為先已鬧了端了他便樂得借風使船先弄薛蝌到手不敢怕金桂不依所以用言挑撥見薛蝌似非無情又不甚與攬一時也不敢造次後來見薛蝌吹燈自睡大覺掃興回來告訴金桂看金桂有甚方法兒再作道理及見金桂怔怔的似乎無技可施他也只得陪金桂收拾睡了夜裡那裡睡的著翻來覆去想出一個法子來不如明兒一早起來先去取了傢伙却自已換上兩件顏色嬌嫩的衣服也不梳洗越顯出一番慵懶模樣態來只看薛蝌的神情自己反倒鬆出性意索性不理他那薛蝌若有悔心自然投岸就岸不惹不先到手是這個主意及至見了薛蝌仍是昨晚光景並無邪僻自己只得以後為端了碟子回來却故意留下酒盞以為再來搭轉之地只見金桂問道你拿東西去有人碰見麼宝蟾道沒有金桂道三爺也沒問你什麼宝蟾道也沒有金桂因一夜不曾睡也想不出個法子來只得回道若作此事別人可瞞宝蟾如何能瞞不如憑分干他他自然沒的說了況我又不能自去少不得要他作臉索性和他商量個穩便主意因常哄道你看三爺到底是怎麼樣的個人宝蟾道倒像是個糊塗人金桂听了嘆道你怎麼糟塌起爺們來了宝蟾道哄道他事負奶奶的心我就說得他金桂道他怎麼事負我的心你倒得說三爺道奶奶給他好東西吃他倒不吃這不是辜負奶奶的心麼說着把眼溜着金桂哄金桂道你別胡想我給他送東西為大爺的事不辭勞苦我所以敬他又怕人說瞎話所以問你你這些話和我說我不懂是什麼意思宝蟾笑道奶奶別多心我是跟奶奶的還有兩個心麼但是事情要密此倘或聲張起來不是禍的金桂也覺得臉飛紅了因說道你這個了頭就不是個好貨想來你心裡看上了却拿我作筏子是不是呢宝蟾道是奶奶那麼想罷我倒是替奶奶難受奶奶也要真照爺好我倒有個主意奶奶想那個耗子不偷油呢他也不過怕事情不密大家鬧出亂子來不好看依我想奶奶且別性急時常在他身上不周不脩的去處張羅羅他是個小叔子又沒娶媳婦兒奶奶就多慮點心兒和他那個好兒別人也說不出什麼來過幾天他感奶奶的情他自然要謝候奶奶那時奶奶再倚靠東西兒在偕們屋裡我帶着奶奶灌醉了他还怕他跑了嗎他要不去偕們索性鬧起來就說他調戲奶奶他害怕自然得順着偕們的半兒他再不去他也不是人偕們也不至白丟

了臉奶已想怎麼金桂听了這話兩顆早已紅暈了笑罵道：「蹄子你倒像偷過多少漢子是的怪不得大爺在成時離不開你。你倒把嘴一撇笑說道：『能嚇人麼？』」奶已拉繃奶已倒和我们說這個話，咧從此金桂心籠絡薛蝌，倒無心混鬧了。家中也少覺安靜，當日宝蟾自去取了酒壺，仍是穩穩重重臉的正氣，薛蝌偷眼看了，反倒後悔疑心，或者是自己錯想了，他們也未可知。果然如此倒事，竟不往日後倒要和自己鬧起來，豈非自惹的呪過了兩天，甚覺安靜，薛蝌道：「見宝蟾宝蟾便低頭走了，連眼皮兒也不抬，遇見金桂，金桂却一盆火兒的趕着薛蝌，兄這般走，景反倒過意不去，這且不表，且說宝釵母女覺得金桂幾天安靜待人，忽然親熱起來，一家子都為罕事。薛蝌想十分歡喜，想到必是薛蝌娶這媳婦時，冲犯了什麼，終敗壞了這幾年目今鬧出這樣事來，虧得家裡有錢，要府出力，方纔有了指望。媳婦忽就安靜起來，或者薛蝌轉過運氣來也未可知，於是自己心裡倒以為希有，奇這日飯後，扶了同貴過來，到金桂房裡，照舊走到院中，只听一個男人和金桂說話，同貴知機，便說道：「大奶已老太太已過來了，說着已到門口，只見一個人影兒在房門後一躲，薛蝌媽嚇倒退了出來，金桂道：『太太請裡頭坐，沒有外人，他就是我的過繼兄弟，本住在這裡，不慣見人，因沒有見過太太，今兒終來還沒去請太太的。』」薛蝌媽道：「既是舅爺，不妨見見金桂，叫兄弟出來見了。」薛蝌媽作了個揖，問了好，薛蝌媽也問了好，坐下，叙起話來，薛蝌媽道：「舅爺上京幾時了？」那夏三道：「前月我媽沒有人管家，把我過繼來的，前日纔進京，今日才來。」薛蝌媽看那人不尷尬，於是略坐坐兒，便起身道：「舅爺坐着，我回頭向金桂道：『老爺頭上末下的，來留在這裡，吃了飯再走。』」金桂答應着，薛蝌媽自去了，金桂見婆子去了，便向夏三道：「你坐着罷，今兒是過了明路的了，省了我們三爺查考我，今日還要叫你買些東西，只別叫別人看見。」夏三道：「我就定了，你要什麼？只要錢，我就買得了。」金桂道：「別說嘴，你買上了，當我可不敢說着二人又嘲謔了，回然後金桂陪着夏三吃了晚飯，又告訴他買的東西，又囑咐面夏三自去，從此夏三往來不絕，雖有個年老的門上人，知是舅爺，也不常回，從此生出無限風波來。這是後話，不表。一日薛蝌有信寄回，薛蝌媽打開叫宝釵看，時上寫着：『舅在貝裡，也不受苦，母親放心，但昨日貝裡書辦說，府裡已經推詳想是我們的，情到了，豈知府裡詳上去，道理反駁下來了，虧得貝裡主文相公好，即刻做了回文，頂上去。』」

了那道理却把知縣申飭現在這理要親提若上去又要吃苦必是道理沒有批到母親見字快也托人來道爺去還叫兄弟來不能就要解道員
子孫不得失速失速薛媽媽听了又哭了一場宝釵和薛蝌面勸慰面說道事不宜遲薛媽媽沒法只得叫薛蝌到那裡去照料命人即忙收拾行李
了母子同着當鋪中一個夥計連夜起程那時半忙脚忙雖有下人辦理宝釵怕他們思想不到親來都着收拾自同至而更懇懇到家高家女子嬌
養慣的心上又急又勞苦了一夜到了次日就發起燒來湯水都吃不下去驚見忙回了薛媽媽薛媽媽急來看時只見宝釵滿面通紅身力
燭灼話都不說薛媽媽慌了手脚便哭得死去活來宝琴扶著勸解秋菱見之淚如泉湧只管在傍哭叫宝釵不能說話連手也不能搖動
眼氣鼻塞叫八請醫調治漸已蘇醒回來薛媽媽等大家略在心早驚動榮寧兩府的人先是凤姐打發人送十香返魂丹來隨後王夫人又送毛
宝丹來賈母邢王三夫人以及尤氏等都打發了藥來伺候却都不叫宝釵知道連治了七八天不見效還是他自己想起冷香丸吃了三丸總得病
好後來宝王也知道國病好了沒有瞧去那時薛蝌又有信回來薛媽媽看了怕宝釵耽擱也不叫他知道自已來求王夫人并送了會子藥
宝釵的病薛媽媽去後王夫人又求賈政賈政道此事上頭可托底下雅托必添打點藥好王夫人又提起宝釵的事來因說道這孩子受苦了既是
我家的人也该早些醫過來總別叫他躊躇嘆身子賈政道我也是這麼想但是人家忙忙況且如今到了冬底已經年近歲過無不各自
要料理些家務今冬且放了定明春再過孔過了老太太的生辰就定日子娶你把這番話先告訴薛媽媽太太王夫人答應了到了次日王夫人將賈政的
話向薛媽媽說了薛媽媽想主意也是到了飯後王夫人陪着來到賈母房中大家談了坐坐賈母道薛太太總過來薛媽媽道還是昨兒過
的因為晚了沒得過來給太太請安王夫人便把賈政昨夜所說的話向賈母述了一遍賈母喜着王夫人進來了賈母便問道吃了飯了沒有
王道總打學房裡回來吃了要往學房裡去先見太太太太已不見見說薛媽媽來了過來給媽媽請安要同同宝姐太太好了薛媽媽笑道好了原
來方纔太太正說着見宝王進來却掩住了宝王金釵坐見薛媽媽神情不似從前熱熱是此刻沒有心情之不免大家都不言語滿腹猜
疑自往屋中去了晚上面來都見過了便往瀟湘館來掀簾進去紫鵲接着見理同屋內之人宝王道姑娘那里去了紫鵲道上屋

裡去了。聽見後姨太太過來，姑娘請安去了。二爺沒有到上屋裡去。灰寶玉道：「我去了，來的沒有見你們，招恨。」紫鵲道：「沒在那裡嗎？」寶玉道：「沒有到那兒去了。」紫鵲道：「這就不定了。」寶玉剛要出來，只見黛玉帶著雪雁，再而來。寶玉道：「妹兒，你縮身退步，仍跟黛玉回來。」黛玉道：「我進來了，入裡間屋內，便請安。」王裡頭坐著紫鵲，拿了件外單，換上，然後坐下。問道：「你上屋看見媽媽沒有？」寶玉道：「見過了。」黛玉道：「媽媽說起我來，沒有寶玉，這不但沒說你，連見了我，也不像平時熟。我同起寶玉，這的病來，他不過笑一笑，並不答言。難道怪我這兩天沒去照他？」黛玉道：「唉，嘆道：你去照過，沒有寶玉？」黛玉道：「天不知道，這兩天知道？」黛玉道：「可不是呢？」寶玉道：「當真的？」黛玉道：「去去，不叫去。」黛玉道：「去去，去去，我如何敢去？」要像從前這小兒通的時候，我一天照他十趟，也不難。如今把門堵了，要打前頭過去，自然不便了。」黛玉道：「他那裡知道這個原故？」寶玉道：「姐兒，為人是最休諒我的。」黛玉道：「你不要自己打錯了主意。若論寶玉，姐兒更不休諒。又不是媽媽病，是寶玉病，病在園中，做什麼？飲酒何等熱鬧，如今隔開了，你看見他家裡有事了，他病到那步田地，你像沒事人一般，他怎麼不惱呢？」寶玉道：「這樣難道姐兒便不和我好了？」不感黛玉道：「和你不好，我都不知，我也不過是照理而論。寶玉所了，瞪著眼，呆了半晌。」黛玉道：「看見寶玉這樣光景，也不探他口，是自已叫入添了香，又畫出畫來，看了，一會只見寶玉把眉一皺，把腳一蹙，道：『我想這個人，生他做什麼？』」黛玉道：「沒有了，我倒乾乾淨淨。」黛玉道：「原是有了我，便有了人，有了人，便有無數的煩惱生出來。恐怕數個夢想，更有許多纏綿，纔剛我說的，都是話，你不過是看見媽媽沒精打彩，如何便疑到寶玉姐兒身上去？」媽媽道：「原來為他的官司，事情心緒不寧，那裡還來應酬？你都是你自己。」黛玉道：「亂想，鑽入魔道裡去了。」寶玉道：「話說同朝，嘆道：恨是恨，是你的性靈，比我音強，遠了，怨不得前年我生氣的時候，你和我說過幾句禪語。我現在對不上來，我雖是六十年身，還像你二爹所代，黛玉道：「王秉此機會，說道：『我便同你百話，你如何回答？』」寶玉道：「聽著，聽合著手，閉著眼，撇著嘴，道：『清來黛玉，玉姐姐和你好，你怎麼樣？』姐兒不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道：『前兒和你好，如今不和你好，你怎麼樣？』」黛玉道：「前兒和你好，後來不和你好，你怎麼樣？你和他好，他偏不好，你怎麼樣？你和他不好，他偏要和你好，你怎麼樣？寶玉道：『早晌，他大嘆道：『在嘴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飲。』黛玉道：『鼎了，漂水余何？』」

宝玉豈非飄漂水水自流飄飄自漂身。黛玉水止珠沉奈何宝玉道祥心已作泥絮莫向春風舞。鷓鴣代黛玉道祥門第一戒是不打诳語。
的宝玉道有如三三黛玉圓低頭不語只听得簷外老鴉呱呱叫了我声便我向東南去。宝玉不知主何吉凶。黛玉道人有吉凶事不在
鳥音中忽見秋纹走来道請三爺回去。老爷叫人到園裡來向過道老爺打拳裡閒着。沒有幾人姐姐只說已經回來了。快去罷。嚇的宝玉站
起來。來往外忙去。黛玉也不放相留去。知何事下回分解。

紅樓夢第九十回

許女傳巧姐慕賢良

玩母珠賈政發聚散

第九十二回 第一頁

話說宝玉從瀟湘館出來連忙問秋紋道老爺叫我作什麼秋紋笑道沒有叫襲人姐叫我請三爺我怕你不來總哄你的宝心玉听了總把心放下因說你們請我也罷了何苦來唬我說着回到怡紅院內襲人便問道你這好半天到那裡去了宝玉道在林姑外那邊說起姨媽家宝姐的事來就坐住了襲人又問道說此什麼宝玉將打禪語的話述了一遍襲人道你們再沒個計較正經說些家常閒話兒或講究些詩句也是好的怎麼又說到禪語上了又不是和尚宝玉道你不知道我們有我們的禪機別人是掉不下嘴去的襲人笑道你們參禪參翻了又叫我們跟着打悶葫蘆了宝玉道頭裡我也年紀小他也孩子氣所以我說了不留神的話他就惱了如今我也留神他也沒有惱的了只是他近來不常過來我又念書偶然到一處好像生疎了是的襲人道原該這麼著纔是都長了幾歲年紀了怎麼好意思還像小孩子時候的樣子宝玉點頭道我也知道如今且不用說那個我同你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什麼來着沒有襲人道沒有說什麼宝玉道必是老太太忘了明兒不是十月初日麼年上老太太那裡必是個老規矩要辦消寒會齋打發兒坐下喝酒說笑我今日已經在學房裡告了假了這會子沒有信兒明兒可是去不去呢若去了呢白日的告了假若不去老爺知道又說我偷

懶襲人道極我唬你竟是去的是終念的好些兒了又想歇著我勸你也談上點緊兒了昨兒聽見太公說蘭哥兒念書真好他打學房回來還各自念書作文章天晚上弄到四更多天纔睡你比他大多了又是叔公倘或趕不上他又教老太太生氣倒不如明兒早起去罷麝月道這天冷天已經告了假又去叫學房裡說既這麼著就不該告假呀顯見的是告謊假脫滑兒依我說樂得歇一天就是老太太忘記了僧們這裡就不消寒了麼僧們之間個個兒不好麼襲人道都是你起頭兒三爺更不肯去了麝月道我也是樂一天是天定得你要好名兒使喚一個月再多二兩良子襲人笑道小蹄子兒人家說正經話你又來胡拉混扯的了麝月道我倒不是混拉扯我是為你襲人道為我什麼麝月道三爺上學去了你又該咕唧著嘴想著巴不得三爺早些兒回來就有說有笑的了這會子又假撇清何苦呢我都看見了襲人正要罵他只見老太太那裡打發人來說道老太太說了叫三爺明日不用上學去呢明兒請了姨太太來給他解悶只怕姑外們都來家裡的史姑外邢姑外李姑外們都請了明兒來赴什麼消寒會呢宝玉沒有听完便喜歡道可不是老太太最高興的明日不上學是過了明路的了襲人也不便言語了那了頭回去宝玉認真念了幾天書已不得頑這一天又聽見薛姨媽過來想著宝姐自然也來心裡喜歡便說快睡罷明日早些起來于是二夜無話到了次日果然一早到老太太那裡請了安又到賈政王夫人那裡請了安回

明了老太太今兒不叫上學賈政也沒言語便慢已退出來走了幾步便溜烟跑到賈母房中見衆人都
 沒來只有凤姐那邊的奶媽子帶了巧姐兒跟着幾個小了頭過來給老太太請了安說我媽已先叫我來
 請安陪着老太太說已話兒媽已回來就來賈母哄着道好孩子我早就起來了等他們還不來只有你
 二叔已來了那奶媽子便說姑奶奶已請安巧姐兒便請了安宝玉也同了一聲好巧姐道昨夜听见我媽
 要請二叔已去說話宝玉道說什麼巧姐道我媽已說跟着李媽抱了幾年字不知道我認得不認得我說都認得
 我認給媽已瞧媽已說我瞎認不信說我二天快子頭那裡認得我瞧着那些字也不要緊就是那女孝經也是容易
 念的媽已說我哄他要請二叔已得空見的時候給我理已要母听了嘆道好孩子你媽已是不認得字的所以說你
 哄他明兒叫你二叔已理給他瞧了他就信了宝玉道你認了多少字了巧姐兒道認了三千多字念了二年女孝經半
 個月頭裡又上了列女傳宝玉道你念了懂的嗎你要不懂你到是講已這個你听罷賈母道做叔已的也談講給姪
 女兒听已宝玉便道那文王后妃不必說了那姜后脫簪待罪和齊國的姜驪姜安邦定國是后妃既理的吳能
 的巧姐听了答言個是宝玉又道若沒有才的是曹大姑班婕妤好蔡文姬謝道韞古人巧姐道那吳德的呢宝玉
 道孟光的荆釵裙布鮑宣妻的提甕出汲陶侃的母截髮及尚質這些不厭貧的就是吳德了巧姐欣欣然道寶玉道

還有苦的像那樂昌破鏡蘇蕙回文那孝的木蘭代父從軍曹娥投水尋屍等類之難是說巧姐聽到這些却默
己如有所思宝玉又講那曹氏的引刀割鼻及那些時令的巧姐听着更覺肅敬起來宝玉忘己不自在又說那些艷
的以王嬌西子樊素小童降仙丈君紅拂都是女中的尚未說出賈母見巧姐默然便沒說了不用說了講的太多他那裡
記得巧姐道二叔已傳說的七有念過的之有沒念過的念過的一講我便知道好處了宝玉道那字自正自然認得
的不用再理了巧姐道我还听我媽說我們家的小紅頭裡是三叔已那裡的我媽已要了來還沒有補上人呢我媽已
想着要托什麼柳家的五兒補上不知三叔已要不要宝玉听了更喜歡笑着道你听你媽已的話要補誰就補誰罷
剛又問什麼要不要呢因又向賈母笑道我瞧大姐已這個小模樣兒又有這個聰明兒只怕將來比鳳姐已還強呢又
比大姐的字要母道女孩兒家認得字之好只是女工針黹倒是重要的巧姐兒道我七跟着劉媽已學着做呢什
麼扎衣兒咧拉銀子咧我雖弄不好却已學着會做幾針兒賈母道僧們這樣人家固然不仗着自己做但只到底
知道些日後終不受人家的拿捏巧姐答着是還要宝玉解說列女傳見宝玉未已的之不必再問你道宝玉果的是
什麼只因柳五兒要進怡紅院頭一次是他病了不能進來第二次王夫人攆了晴雯大凡有些姿色的都不放挑後
來又在吳家看晴雯去五兒跟着他媽結晴雯送東西去見了一面更覺嬌娜姁媚今日虧得凤姐想着叫他補入

小紅的窺見竟是喜出望外了所以呆呆的默想愛母等着那些人見這時候還不來又叫了頭去清面來李
 執同着代妹子探着情着史相去代玉都來了大家請了愛母的安眾人所見独有薛姨媽未到愛母又叫請去
 果然薛姨媽帶着寶琴出來宝玉請了安同了好只不見寶釵那岫烟之人代玉便同起宝姐兒為何不來薛姨媽
 假使身上不好那岫烟知道薛姨媽在坐所以不來宝玉見寶釵不來心中納悶因代玉來了便把想寶釵的心
 暫且擱開不多時那王三夫人也來了凤姐所見婆媳們先到自己不好落後只得^打着手兒先來告假說是正要過
 來因身上發熱過一回見就來愛母道還是身上不好不來之罷僧們這時候狠該吃飯了頭們把火盆往後挪了一挪
 就在愛母榻前一溜擺下兩卓大家序^次坐下吃了飯依旧圍爐同談不須多贅且說凤姐因何不來頭裡為着倒比那
 王三夫人還了不好意思後來旺兒家的來回說迎姑外那里人來請奶兒安還說並沒有到上頭只到奶兒這裡來凤姐
 听了納悶不知又是什么事便叫那人進來同姑外在京外那人道有什么好的奴才並不是姑娘打發來的實在是
 司棋的母親與我來求奶兒的凤姐道司棋已經出去了為什麼來求我那人道自從司棋出去終日啼哭怨我那日代表
 兒來了代母親見了恨的什麼兒是的是代害了司棋一把拉住要打那小子不敢言語誰知司棋听见了急忙出來老
 着臉和他母親說我是為代出來的我之恨他沒良心如今他來了將要打他不放我死了我只能代媽罵他不害臊的

東西你心裡要怎樣司叔說道一個女人嫁一個男人我一时失脚上了他的當我就是他的人了我決不肯再跟尋自別大的至

只恨^他爲什麼這麼膽小一身作事一身當爲什麼脫逃了規就是他^要一輩子不來我之一輩子不嫁人的媽^要給我配人我拿拚

著死今兒他來了媽問他怎麼樣要是他不改心我在媽跟前磕了頭只當是我死了他到那裡就是討飯吃也是處處的

他媽氣的了不得便哭著罵我道你是我的女兒我偏不給他你放怎麼著那知道司叔這東西糊塗便一頭撞在

牆上把腦袋撞破鮮血流出竟碰死了他媽^哭著我不過來便要叫那小子償命他表兄也奇說道你們不用著急我

在外頭原發了財因想著他德面來的心算是真了你們要不信只管瞧著打帳裡掏出匣子來^金排首飾來

他媽已看破了心軟了說你既有心爲什麼不言語他外甥道大凡女人都是水性楊花我要沒有錢他就是金圈良

錢了只今他只爲人就是難得的我把首飾給你們去買梳妝鏡代那司叔的母親接了東西也不顧女孩兒了由著外

甥去那裡知道他外甥叫人抬了兩口棺材來司叔的母親看見說怎麼棺材要兩口他外甥笑道口裝不下得

兩口像好司叔的母親見他外甥又不哭只當是他心疼的像了豈知他忙著把司叔收抬了也不啼哭眼錯不見把帶

的小刀子往脖子裡一抹也就抹死了司叔母親懊惱起來倒哭的了不得如今坊裡知道了要報官他急了央我來求奶奶

說個人情他再過來給奶奶磕頭風姐听了吃驚道那有這樣像了頭偏亡的就碰見這個像字怪不得那天看出那些

東西來化心裡沒事人量的教只是這一個烈性孩子論起來我比沒這大工夫管他這些閒事但只你像這的料人
所^著性^著子憐兒見的之義了休問去告訴他我比你^著房洗打費^著曉見給他撕據就是了凡姐打費那人去了總過費
因這也來不題且說要改這日正與唐老下大暑通局的輸贏也差不多單為著一隻角兒死活未分在那裡打結
門上的小廝進來回道外面馮大爺要見老爺要改道請進來小廝^{出去}請了馮紫英立進門來要改印忙近著馮紫英
進來在書房中坐下見是下是僕道只管下暑我來取局唐老嘆道晚生的暑是不堪晴的馮紫英^道請下暑
要改道有什麼事馮紫英道沒有什麼話老伯只管下暑我之^道我^道有見要改向唐老道馮大爺是我們相
好的沒沒事我們索性下完了這一局再說話見馮大爺在旁邊照著馮紫英下暑下暑唐老道下暑的馮紫英
道下暑的是不好多嘴的兩只改道多嘴也不妨橫豎代輸了十兩兩良子終公是不拿出來的往後只好罰
他做東便了唐老嘆道這倒使得馮紫英道老伯和唐公府下底要改^道從前府下^道輸了公令讓化兩個子見代
又輸了時常還要悔^著不叫代悔化就急了唐老之嘆道沒有的事要改道你試^道照大家一面說^道一面下完了
做起暑來唐老下了暑頭輸了七個子見馮紫英道這盤擺吃虧在打結裡頭老伯結少就便宜了要改對馮紫
英道有罪有罪咱們說話兒罷馮紫英道小侄與老伯久不見面一東會已二東因廣西的同知進來引見帶了四種

洋貨可以做得貴的是一件是圍屏有三四扇隔子都是紫檀雕刻的中间虽说不是玉却是絕好的硝子石上鏤出山水人物樓臺花鳥兒二扇上五六十個人都是宮粧的女子名為漢宮春曉人的眉目口鼻以及出手衣褶刻得又清楚又細膩點綴布置都是好的我想尊府大歡園中正所上恰好用的着还有二架鐘表有三尺多高也是一个童兒拿着時辰牌到什麼時候兒就指什麼時候兒還有消息人兒打十番兒這是兩件重笨的却还没有拿來現在我帶在這里的兩件却倒有些意思兒就在身边拿出一個匣子錦不用幾重白綾裹著揭開了錦子第一層是一個玻璃盒子裡頭金托子大紅綢紉托底上放著一顆桂圓大的珠子光華耀目馮紫英道批說這就叫做母珠因叫拿一個盤兒來磨光即忙端過一個黑漆茶盤道使得麼馮紫英道使得便又向懷裡掏出一個白絹色兒裡的珠子都倒在盤裡散著把那顆母珠擱在中间將盤放於卓上看見那些小珠子兒滴滴溜溜的都滾到大珠子身边回來把這顆大珠子抬高了別處的小珠子一顆也不剩都粘在大珠上磨光道這也奇要改道這有的所以叫做母珠原是珠之母那馮紫英又回頭看著他跟來的小廝道那個匣子呢小廝赶忙捧過一個個海棠木匣子要大家打開看時原來匣內襯着虎紋錦上上蓋著一束藍紗磨光道這豈是什麼東西馮紫英道這叫做鮫綃帳在匣子裡合手出來時又覺得長不消五寸厚不重半寸馮紫英一層一層的打開打到十來層已經

卓上鋪不下了馮紫英道你看裡頭還有兩褶必得高屋裡去纔張得下這就是絳絳所織暑熱天氣張在堂

屋裡頭蒼蠅蚊子一個不能進來又輕又亮賈政道不用全打開怕疊起來倒費事詹光便與馮紫英一層一層折好收摺

馮紫英道這件東西便見之不費而萬良仁就賈母珠二萬銀綃帳五千漢宮春曉與自鳴鐘五千賈政道那裡買

你們是個國

的起馮紫英道這件東西祇難道宮裡頭用不着麼賈政道用得着的很多只是那裡有這些良子等我叫人拿

進去給老太太瞧瞧馮紫英道狠是賈政便着人叫賈璉把這兩件東西送到老太太那邊去並叫人請了邢王二夫人風

有兩件

姐兒都來瞧着又把兩件東西一試過賈璉道他這件是圍屏一件是樂鐘共總要賣二萬良子呢風姐兒接着

道東西自然是好的但是那裡有這些閒錢僧們又不比外任督撫要辦貢我已經想了好些年了像僧們這種人家必

得置些不動搖的根基纔好或是奈世或是義庄再置些房屋往後子孫遇見不得意的事還是點見底子不至一敗塗

地我的意思是這樣不知老太太老爺們怎麼樣若是外頭老爺們要買只管買賈母與眾人都說這話說的倒

之是賈璉道這了什麼原是去爺叫我送給老太太瞧力的是宮裡媽進誰沒買來摘在家裡老太太還沒開口他便送了

天推來氣話說着便把兩件東西拿出去了告所賈政只說老太太不要便與馮紫英道這兩件東西將可好就只

沒良子我替你思有要買的人我便送信給你去馮紫英只得收拾了坐下說此間話沒有央頭就要起身賈政道你